



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

碑銘四

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

一作墓誌銘并序

公諱致堯字某撫州南豐人也少知名江南

一本作大有大

志以文當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

八年

始一有字舉進士及第為符離主簿累遷光祿寺丞

監越州酒稅數上書言事獻文章太宗竒之召拜著

作佐郎直史館使行視汴河漕運稱旨遷秘書丞為

兩浙轉運使諫議大夫魏庠知蘇州恃舊恩多不法

吏莫敢近公

一本有曰此吾職也

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

治魏庠可畏也卒為公罷庠洛苑使楊允恭以言事

見幸無不聽事有下公常曆不行允恭以訴太宗遣

使問公公具言其不可

一本本下有事本不行

公既繩其大而人

所難者至其小易則務為寬簡歲終其課為最徙知

壽州壽近京師諸豪大商

一作姓

交結權貴

一本作豪又有恃其

勢敵號為難治公居歲餘諸豪斂手莫

一作不

敢犯公法

人亦莫見其以何術而然也

一本本下有諸豪乃

有夫敢以法加

使諸豪不敢干其法此為法之本意而人之難也故

公於壽尤有惠愛既去壽

人遮留數日以一騎從二卒逃去過他州壽人猶有

追之者再遷主客員外郎判三司監鐵匄院是時李

繼捧以銀夏五州歸朝廷其弟繼遷亡入磧中為寇

太宗遽遣繼捧往招之至則誘其兄以陰合卒復圖

而囚之自陝以西既苦兵矣真宗初即位益欲來以

恩德許還其地使聽約束公獨以謂繼遷反覆

如此

字不可予繼遷已得五州後二年果叛圍靈武議者

又欲予之公益爭以為不可言雖不從真宗知其材

將召以知制誥而大臣有不可者乃已出為京西轉

運使王均伏誅奉使安撫西川誤留詔書于家其副

潘惟岳

一作吉

教公上言渡吉柘江舟破亡之

一有以可字

自解公曰為臣而欺其君吾不能為也乃上書自劾
釋不問其後惟岳一作吉入見禁中道蜀事具言公所
自劾者真宗嗟歎久之繼遷兵既久不解丞相張齊
賢經略環慶以西署公判官以從公曰西兵十萬皆
屬王超超材既不可專任以一事而兵多勢重非易可
指麾若不得節度諸將事必不集真宗難其言為詔
陝西聽經略使得自發兵而已而一無公度言終不合
乃辭行會召賜金紫公謝曰臣嘗言丞相某事未効
不敢受辭由是貶黃州團練副使公已貶而王超兵
敗繼遷破清遠軍朝廷卒亦棄靈州公貶逾年復為

戶部員外郎知泰州丁母憂服除拜吏部員外郎知
泉州徙知蘇州又徙知揚州上疏論事語斥大臣尤
切當時皆不悅又徙知鄂州坐知揚州一有日字悞入添
支俸多一月雖嘗自言猶貶監江寧府酒稅用封禪
恩累遷戶部郎中大中祥符五年五月某日卒于官
享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汚我家人如其言公之
曾祖諱某某官曾祖妣某氏某縣君祖諱某某官祖
妣某氏某縣君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縣君子男七
人曰某一本曰某二女若干人其子易占恩再遷
右諫議大夫初葬南豐之東園水壞其墓某年月日

改葬龍治一作津鄉之源一作頭慶曆六年夏其孫肇

稱其父命以一事來請曰願有述遂為之述曰維

曾氏始出於鄆鄆為姒姓之國微不知其始封春秋

之際莒滅鄆而子孫散亡其在魯者自別為曾氏蓋

自鄆遠出於禹歷商周十有餘歲嘗微不顯及為曾

氏而歲參元西始有聞于後世而其後又晦復十有

餘歲而至於公一作千有餘歲夫晦顯常相反覆一作

復而世德之積者久則其發也宜非一二世而止矧

公之有不得盡施而有以遺其後世乎是固不宜無

銘者已公當太宗真宗時言事屢見聽用自言西事

不合而出遂以卒于外然在外所言一本作然其在

如在朝廷而任言責者無一本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

敢言者予於其論議既不能盡載而亦有所不得載

也取其初不見用久而益可思者一本將特詳焉所以

見公之志也銘曰

公於事明由學而知先知逆決一本作逆有若著龜

告而不欺不顧從違初雖不信後必如之公所論議

一作議論敢人之難古稱君子有德有言德畜不施言猶

可聞銘而不朽公也長存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

銘并序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華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
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有
世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
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
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曆三年公與
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曆蓋百有二十
餘年王氏更四世一作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
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
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

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不可

有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

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

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願

其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為

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

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

歎息或終日不食一本有語于在人曰善人因數劇飲

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廢補太常寺太

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校勘館
閣書籍遂爲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
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
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
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
者百餘人以詫一作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
吾以術陰字有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
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繆出其獄始大稱公
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太
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

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
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
爲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爲開
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爲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
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
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
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
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
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一本公盜
以相殺兼其財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
不獲則爲盜

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

劾請不坐佐史公坐貶監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

首之罪一作其後拜其知審卒用公言一作議為是而

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戩翰林學士葉清臣訟

公無罪始起知秦一本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

一作治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

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一作若平獨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間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

一本有平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

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

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

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

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一作器是歲天子開天章閣

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一本作是時天

進用范公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

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

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

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已休戚遂以此卒此其

為志豈小哉豈有一作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

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

如一作有所為一本而仁之大用豈其不欲空言而已

一本已者哉嗚呼公享年一作公四十有五官至度

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

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

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

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先

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

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一作以遺子孫一有生雖有銘

以昭之以告後人

袁州宜春縣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

國公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即位之十有六年一有今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

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公自三司使吏部侍郎為

叅知政事乃詔有司寵其祖考於是贈其皇考故袁

州宜春縣令為太子少師公在政事遷尚書左丞又

贈太子太師其為資政殿學士工部尚書又贈太師

中書令其為宣徽北一作院使武昌軍節度使又贈

兼尚書令其為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追封定國公徙鎮鎮安一作徙鎮安軍又追封冀國公惟冀國一無此三字公諱某字某少舉明經仕不得志退居于家畜德不施貽其後世而相國太師實為之子初以文學舉進士高第歷館閣掌制命儁德偉聖顯于朝廷遂為中丞執國之憲尹正京邑有聲蜀都乃由三司入與大政公亦自太常博士累贈兵部侍郎遂遷太師中書尚書令位皆一品有國定冀以啓其封雖發不自躬而其施益遠晦於一時而顯於百世蓋夫享于身者有時而止施于後者其耀無窮表于其鄉以勸為善可謂仁人之利博矣惟程氏之先自重

歷夏商周而程伯休父始見於詩書其後世遠而分至唐定氏族而程氏之聖分為七中山之程蓋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也公世為中山博野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贈太師祖妣齊氏吳國夫人考諱某贈太師中書令妣吳氏秦國夫人當唐末五代天下亂於兵程氏再世不仕後唐長興三年公之皇考以神童舉官至太子贊善大夫宋興一本有於今百年而程氏亦再顯太平興國初公之從祖羽佐太宗自晉王即皇帝位為文明殿學士官至兵部侍郎今相國太師出入將相為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

來者遠矣初公與其仲父象明同舉春秋皆中第是時從祖以給事中知開封府召公及象明謂曰吾新被寵天子待罪于此不欲子弟並登科一字一使其自擇去就公因讓其從父自引去從祖頌賢之其後累舉不中從祖謂曰由我因汝退而使人察公無悔色由是大嗟異之以為不可及太平興國五年遂以明經中第為虔州贛縣尉蔡州上蔡主簿袁州宜春令所至皆有惠愛公事母至孝與其兄弟怡怡為鄉里所稱而仕宦不求名譽為贛縣尉七年不代既罷宜春遂不復仕退居于蔡州淳化三年七月某日一子一作

以疾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九以天聖十年十一月某日一甲一作葬于鄭州管城縣馬亭鄉之北田村夫人楚氏追封晉國夫人子男五人長曰瓘官至太常博士次曰瑗曰琬皆早卒次曰琳相國大師也次曰琰國子博士女一人適某人諸孫九人銘曰

遠矣程侯顓頊之苗始自重黎歷夏商周惟伯休父殷詩孔昭世不絕聞盛于有唐程分為七三祖安鄉廣平中山以暨濟陽中山之程出自靈洗實昱裔孫仕于陳季陳滅散亡播而北遷公世中山為博野人道德家潛孝悌邦聞不耀自躬以貽後昆惟後有人

將相文武有國寵章覆其考祖定冀之封實開土宇
程世其隆公多孫子有畜其源發而孰禦刻銘高原
以示來者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

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一作於朝
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
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
國家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
其家曰以比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

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
德于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謹乃不
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
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
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
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
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
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

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
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
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者
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
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
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
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
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
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

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
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
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
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
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
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
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
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
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
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安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

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
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
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_不無滿歲罷不然被謗譏
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
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_直學士
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_讀學
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
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
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與利之臣必復
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

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有所_作欲物
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

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_{一有}

_{書左}丞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舉折之其語

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
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
遽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
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
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
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佞倖皆不便遂以

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官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曲直由是益不安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

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吉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廊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人以爲

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
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
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嘉祐三
月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天子
輒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一本有以嘉祐二
河南府伊闕縣明年拾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
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廣平郡爵
公封九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伯賜號推誠保德
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一作國夫人子男四人

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
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陳氏之先出自重
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
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
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
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
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
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
其事載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
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

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崇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敷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陰夷一節帝曰憲與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第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林厥躬有請未一作其報一作其奮云其終歿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其簡銘以述之萬世不顯居士集卷第二十一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係謙益校正

莫國程公神道碑遂遷少師中書尚書位皆一品朝佐考是時未置三少雖有太子少師乃非一品今諸本皆作少師當是筆誤合作太師羅本尚書下有令字今從之

程文簡公神道碑除中丞日丞相張文節公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朝佐按文簡兩為中丞其初在天聖五年九月時文節為集賢相實當筆明辛

三月文節薨後數年當明道二年十月文簡方再
守中丞諸本誤載文節之言於再除之後惟羅氏
本移附初除之下今從之又諸本作至和三年閏
三月薨惟羅氏本作嘉祐元年朝在按仁宗實錄
至和三年九月下詔改嘉祐元年則閏三月固宜
繫之至和但史官例書新元則至和合盡二年羅
氏本亦有所據

魏大夫曾公遣使一有十萬一作數某日卒一本

書二再遷龍治鄉一作池

魏王公碑入為二字一作之時獨三字一作近寬字

上曾祖諱徹祖諱祐考諱旭公以慶曆五年七

月二十六日卒一本所書如此

程公碑公諱元白祖諱新考諱贊明一本如此

再世一作累世

公碑人之一作命置置一作被貶斥已一有來

降者乎一無堡塞一作猶上書一有廣平郡上

開國二字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歐陽文忠公集二十二

碑銘二首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曰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曰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一有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

戶食實封六十五百諡曰文正王公諱曰字子明大

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

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枯尚書兵部侍

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

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

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

際遠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

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

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

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

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平一作江

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

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

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

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有一有用字一不用二字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

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

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
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
求其實苟賢且材能一作矣必久其官而一作無衆以為
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樞密使
當罷使人私告一作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
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
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
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
始媿歎以為不可及故叅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
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

允初遣使者召之

之一字無

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

問王其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

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

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

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

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

邪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勅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

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太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
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佗宰相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於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
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
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
一作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
曰承規一作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
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
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
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

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
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
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
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一作問吉
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
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
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
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
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

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
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
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疾一作如
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
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
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
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
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

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
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
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
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一作傅韓億次適兵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一本有請公事寡
嫂謹與其弟旭相相無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一作

後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一作盛爲懼其
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
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脩
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
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
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
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
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
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
其可紀者輒一爲銘詩昭示後世四字無上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
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
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著龜
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賞罰功當
罪明相所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
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
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
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

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

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殷而儒學文章儔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謁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轂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

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脩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始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佗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

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一作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
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
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叅軍再遷左正言
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
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
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
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
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
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
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

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
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
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
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
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坐以笏擊其僕悞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
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
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
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

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一無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

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知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教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穎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

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公一作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

一作成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末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有

嗚呼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
嬰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轂以振
公之顯轂實相天子天子曰噫子考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
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
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子聖考
令既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
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
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居士集卷第二十二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廣韻注誤字云謬誤又注悞字云上同禮部韻始
以謬爲謬以悞爲歟居士集第二卷頌陽讀書詩
云悞蒙天子知其它詩文大率用此悞字蓋以誤
悞古人通用也今晏公碑乃王洙奉勅書洙於字

學最精其書誤以笏擊僕齒字亦從心後入多改
從言過矣碑云道德文學而印本作文章次子名
成裕印本作承裕題銜加推忠保德功臣六字皆
當以碑爲正

